

# 再讀 1654 年北台古地圖

／溫振華（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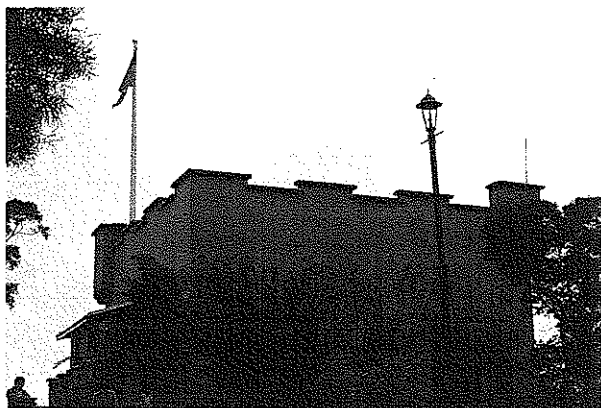
翁佳音兄的近著《大台北古地圖考釋》，是個人期待已久的。他是國內少數懂得十七世紀荷蘭語的學者，由他來解讀1654年荷蘭人繪製的古地圖，相信是不二的人選。他利用荷文文獻，或語言的分析，對1654年地圖中的部落社址、山川地理、產業建築，作了有別於他人的考釋。他個人也認為他的研究，對這方面的探討會是一定的「搖撼」。個人在《淡水河流域變遷史》中，也曾對1654年這幅古地圖作了一些解讀。看完翁著後，將其考釋推敲再三，覺得仍有空間從不同角度，再就其見解提出說明。本文僅就一些本人不同意的看法，或觀點大致相同，但仍可補充的，一併提出，希望透過更多的辯駁討論，獲得較令人滿意的解釋。

## 二、一些不同的看法

### 一) Touckenan 是「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嗎？

Touckenan 在地圖上標號為 32，翁著考證其位置約在今淡水鎮竹圍及其附近，並認為其為志書所載之「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社址所在。（翁佳音，1998：71）作者透過文獻的搜尋，推證「奇獨龜崙社」即「大屯山社」。不過，書中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說明該社社址在竹圍一帶。

本人認為翁著的比對值得商榷。如果仔細考慮一下蔣毓英《台灣府志》的「淡水城在淡水江口，屬奇獨龜崙社」，（翁佳音，1998：71）則對上述的推論當會謹慎些。《府志》這



紅毛城就是蓋在奇獨龜崙社的土地上。（吳智慶 攝）

句話，清楚的說明「奇獨龜崙社」是在淡水河口，原來的淡水城（紅毛城）是蓋在奇獨龜崙社的土地上。就此文獻推論，「奇獨龜崙社」當在淡水河口，不在遠離河口的竹圍一帶。很巧的是，我們從《台灣堡圖》中，在紅毛城北邊的「林仔街庄」內，找到「大龜崙」、「二龜崙」二地名。（遠流，1996：21 圖）「大龜崙」或許是「奇獨龜崙」的「獨龜崙」之轉音。另外，成於1684年的「康熙福建通志台灣府圖」，在淡水城北「奇龜社」應是「奇獨龜崙社」之簡稱。（夏黎明，1992：9）因此，本人認為「奇獨龜崙社」不在竹圍附近。Touckenan 既不是「奇獨龜崙社」，那麼是那社？本人也無法回答，不過或可從其與八里坌社的關係上去探究。

依照翁著的推論「奇獨龜崙山」就是「大屯山」，所以 Touckenan 社就是「奇獨龜崙社」、「大屯山社」。既然本人上述的論證，已說明 Touckenan 不是「奇獨龜崙社」，則

Touckenan社為「大屯山社」的立論亦有問題。本人仍傾向將荷蘭戶口表中的Toetona視為「大屯山社」，其社址在淡水鎮屯山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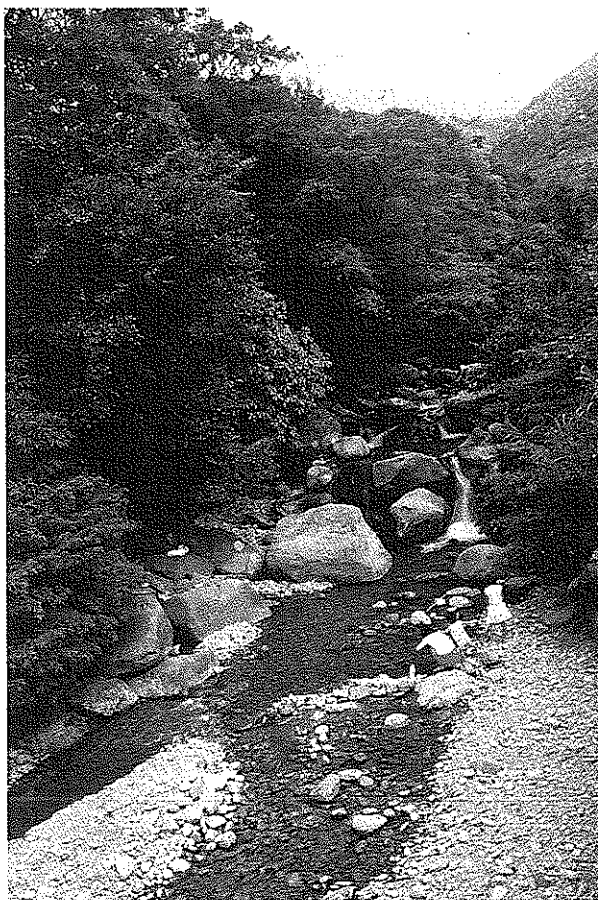
## 二)Kaggilach是小雞籠社，社域在淡水、三芝嗎？

Kaggilach在古地圖的標號是41，翁著根據地圖的位置、頭目名稱、清代小雞籠社契字上的人名、荷蘭時代的社別戶口等資料，指出Kaggilach是小雞籠社，社址在三芝鄉內錫板。（翁佳音，1998：85～87）至於該社的社域，在淡水、三芝。（1998：153）

本人以為Kaggilach不是「小雞籠社」，是「雞柔社」或寫為「圭柔社」、「圭柔山社」、「雞柔山社」。作者以為Kaggilach的社址在三芝錫板，因為淡水至萬里部份比例被大幅縮小，故從地圖上不易看出其正確的位置。但是，錫板在海邊，在44號麟山鼻的南邊，而古地圖標示的Kaggilach距海有一段距離，且該社與42號的Sinack社相鄰，Sinack社社址翁著的考證既在「林仔街」，則Kaggilach亦應在附近。因此kaggilach應是雞柔社，而非小雞籠社。小雞籠社的領域約在錫板以北的八連溪之北至石門鄉與金山鄉交會處。（溫振華，1998a：18）雖然在參考書目中，翁文並未列出本人〈清朝小雞籠社初探〉一文，但曾利用文中的一些契字，而卻未採納本人看法，顯然作者不贊成本人小雞籠社在八連溪以北的說法。至於1654年的古地圖，不必然畫出所有的社，因此小雞籠社並不見諸地圖。

41號的Kaggilach是雞柔社，其社域從清雍正13年的圭柔社的賣契字中或可窺其大勢：立賣契人圭柔社土官達貓勞眉、著加萬、加里嘆、番眾龜劉、打里媽、其束罕、大頭萬等緣本社界內有荒地一所土名大屯仔山腳，西至海，南至戶尾與施茂交界，北至小圭籠八連溪為界，四至界址明白。（平山勳，1933：95）

上面的契字，清楚的述及小雞籠社與圭柔社，以八連溪為界，也說明兩社各有不同的領域。當然，我們不敢說1654年以後的100年間，社



小雞籠社與圭柔社以八連溪為界。（吳智慶 攝）

址、社域沒有大變動，但就1654年古地圖資料比對清領初期的狀況，似乎也沒有大變動。

在指出Kaggilach不是小雞籠社而是雞柔社，且Touckenan不是「大屯山社」後，與Sinack，Kaggilach兩社相近的Toetona，是不是「大屯山社」，本人的看法是肯定的，Toetona社就是「大屯山社」，其社址或在淡水鎮屯山里內。

## 三)Rapan是外北投社，社址在淡水鎮北投仔？

Rapan在古地圖上標號是34，翁著從部落的土目名字考察，以為Rapan是北投社的另一名稱。作者有其本身的論證邏輯，本人無法置評。在此僅就其論證的結果，對Rapan為外北投社，社址在淡水鎮北投仔，提出一些質疑。

翁著以 Rapan 北邊的坑溪為「鬼仔坑（溪）」（即貴子坑溪），南邊為「內竿籐林坑（溪）」。貴子坑溪，當在16號關渡西邊的位置，何以會將 Rapan 北邊之溪流比對為貴仔坑溪，無法理解。接著，如果 Rapan 外北投社在淡水鎮北投仔，為何圖中所示緊鄰淡水河邊。雖然，本圖比例不見得正確，但 Rapan 離北投仔未免太遠了。如果仔細看的話，Rapan 社是在一台地上，且 Rapan 社的淡水河邊有一小沙洲。這些背景，似乎可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間。

Rapan 社西邊靠山地區的房舍，翁著將其比對為內北投社，本人以為該社當在山前，而非山後。將其比對為外北投社，可能更恰當，其位置約從淡水鎮坪頂到樹林口、百六戛沿山一帶，目前發現的契字主要屬外北投社。

#### 四) Quiuare 瓦烈社在新莊嗎？

Quiuare 在古圖上，編號 28。翁著係以 27 號里末社位居大漢溪西邊，在今板橋市，隔溪相對的瓦烈社，就推斷以為在新莊。就地圖觀察，里末、瓦烈並非在大漢溪的兩岸，而是在大漢溪支流滴仔溝之兩側。因此，瓦烈社所在當在今板橋市浮洲里，里內有番子園，或許可作瓦烈社存在的證據。將瓦烈社比對在番子園，似乎比在新莊證據更

張省三立出大租憑據字說  
明新莊市西盛曾為番界，  
日治時期劃歸擺接堡，與  
板橋有密切之地緣關係。  
（陳氏文書，現藏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充分。1904 年（日明治 37）的一張契字，多少也可為上述的看法，作些補充。根據該契字的立契人張省三，提及其父曾購買「番仔園」西側的一塊田地，位置在「台北廳擺接堡柏仔林庄；土名番界庄」（陳氏文書，現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柏仔林、番界庄」，當在今天的新莊市西盛一帶。但在 1904 年時卻劃歸「擺接堡」，說明該地與板橋有較接近的地緣關係，如果是的話，或許在「番界庄」之西側，曾為大漢溪流經，使得該地與番仔園比較接近而劃歸「擺接堡」，而不屬新莊的「興直堡」。

#### 五) Sadel bergh 鞍山在新店、深坑、烏來境內嗎？

圖 26 Sadel bergh 譯成鞍山，就圖所畫，應以山形似馬鞍而取名的。馬鞍山，翁著以為可能在新店、深坑、烏來等範圍內。實際上，這座山應是台北平原入文山區首先映入眼簾的標的物，給人印象特深，故特別標出，應該就是師大分部對面的蟾蜍山。

#### 六) 原住民有水利灌溉的技術嗎？

翁著要糾正一般人認為原住民社會的灌溉技術學自漢人的錯誤觀念，一再從圖中指出其社會有其自己的水利技術。但是，其認定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翁著從諸多圖中（見書，頁 42），看出在聚落附近有狀似小溪的水道，因而聯想到是灌溉用的「圳溝」。同時更進一步的認為，1654 年的大台北地圖已「明

立出大租憑據字人張省三有承先父在日與陳永豐合買水田物業一段址在台北廳擺接堡柏仔林庄土名番界庄  
其業內完納各夫租要五石六斗正前經已向番界月報請生實通並有立出大租字一段繳帶在內因大租字遺失未知何  
人承執抑或遺失現查尋無踪但大租字亦屬重要之件倘被他人所拾日後取出作為廢紙不得行用如是省自己收  
存尚未繳帶日後檢出當一并繳帶不得刁難現此物業經已歸就與陳瑞引學管亦經登記其前契契亦記載分明  
因此大租字遺失無可繳帶。立出大租憑據字一段付瑞引收執永遠為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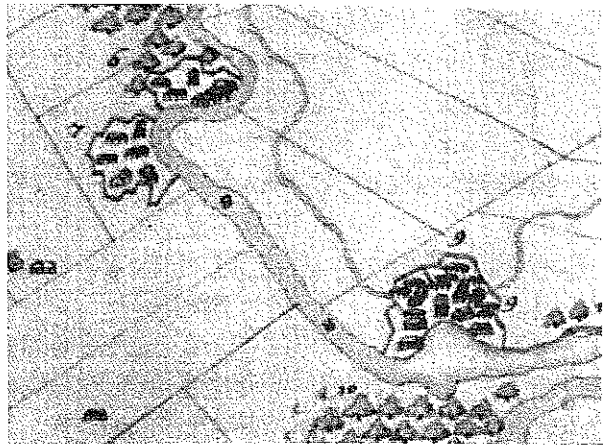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七年

日與大租憑據字人張省三自筆

確」告訴我們，在漢人入墾前，台北平原主要灌溉系統的雛形已形成。（翁佳音，1998：42～43）以本人看法，下此結論似嫌太早。水圳技術主要的問題，在如何於高水位河段築堤壩攔水，導入圳渠，灌溉較低地區的水田。其工程所需的技術相當艱鉅，不是挖條水溝的技術而已。茲舉圖24號秀朗社為例，說明作者想像力之豐富。他說該號圖「一排『豪華』房子的兩側，又各繪有與新店溪銜接的水溝（圳）！我不知道這又與清代雍正、乾隆間，漢人林成祖在這裡開墾的『永豐陂圳』有無關係？」（翁佳音，1998：61）本人以為房子兩側的「線」不是水溝（圳），而是「界線」，應與灌溉無關。6號、7號圖的情形也一樣，明明是房子外面的界線，作者都把它視為水溝（圳）。尤其是將1654年的古圖與後來關連在一起時，一定要對後來的情形有較確切的瞭解，這種關連的提出才不會太突兀。如永豐圳早期幾經挫折，源頭也在水位較高的河道，只要對永豐圳有些瞭解的話，就不會有這種聯想。另外，河道水位多較低，就24號秀朗社觀察，如何能從低水位往高水位導水灌溉？顯然，這樣的觀察、推論、關連，都值得商榷。

### 七) 雷朗四社是那四社？

翁著認為古圖 21 至 24 號的雷裏、龍匣、龜崙蘭、秀朗等四社，合稱為「雷朗四社」。個人以為其主要的根據是就四社緊鄰的地理位置，缺乏其他的文獻或田野調查資料佐證。目前有關「雷朗」二字的出現，以1748年（清乾隆13）的契字提及的「雷朗秀霧等庄」為最早。（林能士，1997：88）其中「霧」當係「霧裡薛」、「秀」為「秀朗」。「雷朗」可能指「雷裏」與「雷朗」。如果我們以「東義乃」為主軸，更可看出雷裏社與雷朗社之親密關係。1740年（清乾隆5）提及「東義乃」是雷裏社人，1765年（清乾隆30）時他擔任「雷朗四社土目」。另外從「老君孝」與「君孝」，亦可觀雷朗、雷裏、秀霧之關係。1765年「老君孝」與「東義乃」同為「雷朗四社土目」，1767



6、7、甚至9號圖房子外圍的線，應該只是界線而非水圳。

年契字有「雷朗社番業戶君孝仔」，1777年有「秀霧等庄番業戶君孝」。（林能士，1997：88）從契字我們看到雷裏與雷朗的親密關係，也看到其與「秀霧」的關連。如果「秀霧」是「秀朗」與「霧裏薛」的合稱的話，「雷朗四社」倒不如說係指「雷裏」、「雷朗」、「秀朗」、「霧裏薛」四社。由於一直未見「霧裏薛社」的資料，對於以上的看法，也仍感證據不充分，但比起翁著覺得論證紮實多了。

### 八) Cattaijo bona 下塔塔攸的社址在大直番社嗎？

就地圖觀察，7號的下塔塔攸社比11號的大龍泵社或9號的奇武卒社距離大直番社（今海軍總部一帶）都遠，因此比對為下塔塔攸的社址，本人以為可能性較小。尤其是清代奇武卒與大龍泵兩社與大直有密切的關係，就古圖所示，大龍峒在基隆河之北，則大直番社為大龍峒社址的可能性應大於下塔塔攸社。不過伊能嘉矩在此訪問圭泵分社，則此番社又與兩社有關。1768年（清乾隆33）奇母子社（即奇武卒）社民己卯的墾批提供我們「大直」與「奇武卒社」間的關連思考。己卯招墾的土地在「大直湖仔內」。（黃美英，1996：145）其四至「東至路崙墘，西至新家田，南至番八冷田，北至山頂分水」，就其中的「北至」與「南至」觀

察，應在今大直番社北邊的「內湖內」一帶。（遠流，1996：17 士林圖）。據聞最近有大直社契字的出現，則大直是否也有古圖未畫入的大直社？如是則大直番社屬何社社址的問題，或可獲得較明確的資料。

### 三、補充說明：里末社在板橋市內

圖 27 號 Rijbats 里末社，翁著透過地圖與清代的契字，認為該社「應該在今天的板橋內，港仔嘴稍南的社後附近是可能的地點」。（翁佳音，1998：64）。

1654 年地圖，顯示里末社的相對位置，位在武勝灣社與龜崙蘭社之間。翁著所引用的契字，述及的「里末埔」，其四至：東到秀朗溪、西至海山溪、南至擺突突、北至武勝灣溪。透過這樣的四至還是無法較確切找出其位置。本人在《漳和敦本堂林家文書》中找到一張 1787 年（清乾隆 52）的賣地契，其地在「埔墘

庄里末埔」，（張炎憲，1995：17）因此我們對里末社所在的判識，始有較明確的範圍，其位置就在今板橋市埔墘里內。

### 四、結語

1654 年的地圖，提供了我們瞭解當時人文地理景觀的重要線索，尤其是重建其時平埔族社分佈的重要資料。閱讀了翁著以後，本人覺得有必要重新檢視其中一些觀點。在地圖之解讀上，翁著使用的方法，主要根據荷蘭文獻與文字分析、推論，提出一些自己的修正看法。翁著的確有其重要的貢獻，但也有值得商榷的論證。本文中，本人的一些論證分析，相信可以釐清一些爭議，如 Touckenan 是奇獨龜崙社，在淡水河沿岸顯然是錯的，一些不確定的答案，在論證的過程中，或可提供新的思考方向，有助於更深一層的探討。

### 參考文獻

平山勳

1933 《台灣社會經濟史全集》(七)，台灣經濟史學會。

林能士編纂

1997 《深坑鄉志》，深坑鄉公所。

夏黎明

1992 《台灣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一)，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張炎憲編

1995 《漳和敦本堂林家文書》，林重欽收藏出版。

黃美英編

1996 《凱達格蘭族文獻彙編》(二)，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溫振華

1998a 〈清朝小雞籠社初探〉，《北縣文化》55：17～23，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998b 《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遠流出版社編

1996(1904) 《台灣堡圖》，遠流。

翁佳音

1998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 02 編者的話

## 【專輯：《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對話集】

## 03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對話集

——關於 17 世紀北部台灣原住民問題的再思考

## 04 再讀 1654 年北台古地圖／溫振華

## 09 不完全書評

——從 "0" 到 "1" 的歷史建構／詹素娟

## 16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讀後／劉益昌

## 21 讓啞圖開口說話

——評翁佳音著《大台北古地圖考釋》／吳進喜

## 26 《大台北古地圖考釋》書評／鄧國雄

## 38 對《大台北古地圖考釋》一書之評論

／撰文 J. E. Borao ◎翻譯 李毓中

## 【藝術殿堂】

## 27 有聲有影天橋美術館

——台北縣新美學行走空間

## 【歷史教室】

## 42 關於臺灣的首份西方文獻

——1582 年 7 月 16 日，西班牙教士 Pedro Gómez 於臺灣北海岸之船難敘事／簡介 J. E. Borao ◎翻譯 林娟卉◎插圖 范世育

## 48 日本領臺初期的土匪蜂起與歸順(上)

——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例子／李文良

## 【左圖右史】

## 54 新店市日治時期相關舊地圖之研究／高傳棋

58  
目  
錄

第五十八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發行所址／台北縣板橋市莊敬路 62 號

電話／(02)22534412 ~ 5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 803 號

發行所／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發行人／潘文忠

總幹事／俞鴻村

總務／陳麗芬·陳水成·賴麗櫻

吳寶枝·楊智貴

發行／陳錦木·潘郡

主編／林琪雯

美術編輯／石朝旭·陳純娟

印刷／秉宜彩藝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33 之 2 號

電話：(02)23217519

非賣品

——本呈現、豐富台北人文化內涵的刊物